



金苹果散文系列



20岁进行时

元元 著

新生代新女性新作品

文化



2014-2015 年度



20岁进行时

2014-2015 年度



金苹果散文系列

兴安 主编



20岁进行时

元元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0 号

20 岁进行时

元元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保定天龙彩印公司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5 字数 75000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0 册

ISBN 7—5039—1433—5/I·607

定价:39.00 元 (全五册)

金苹果： 新女性话语的人生姿态

兴 安

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写作的繁荣，用“爆炸”这个词来描述，恐怕不为过。前不久，我在一篇有关女性主义小说的文章里曾将这一现象比喻为“女性的狂欢节”。确实，对她们来说，这是个人才辈出、群芳争艳的时代。中国的女性作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众多的群落和高质量的作品，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新人叠出。如果说在以往的传统父权制社会里，女性还被认为是缺席和缄默的，那么今天，她们早已开始自强鼎足于当代社会，甚至咄咄逼人地向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话语发出挑战。

在这众多的女性群体里，有一批更为年轻的散文或随笔写作者，她们是陈燕妮、尹慧、冯秋子、于君、杜丽、程薰眉、元元、胡晓梦、姜

丰、刘烈娃、赵京梅以及以小说或诗歌著名的林白、陈染、虹影等。她们大多出生于 60 年代，因此有人将其与同辈的男性作家混称为“新生代”，而我则更希望称为“新女性”。由于社会环境和生活经验的差异，“新女性”作家与她们的前辈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写作方式。在她们们的作品里，历史与传统、社会与道德已经失去了主流的位置，以至变形虚化，而自我经验及纯个人化的独语则成为首要的特征。她们甚至将写作方式与生存行为融合一体，以她们自由鲜活的情感和语言，构造完全属于自己的女性话语，尽情展示她们潇洒而饱有青春魅力的人生姿态。她们的作品沉重而有节制（如尹慧、冯秋子），飘然而轻浮（如元元、胡晓梦），这似乎已经成为“新女性”叙事的一个重要特色和原则。她们还敢于否定自己的过去，将旧作束之高阁，甚至不惜改变已经被公众接受的笔名来显示自己焕然一新的决心（如杜丽、于君）。她们是全新的一代，同时，也可能是最不易被人理解的一代，但是，无可怀疑的是她们将成为 21 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浪潮的前锋。

古希腊神话中的不和女神厄里斯曾经因为投下一个金苹果，引起了赫拉（妇女的保护神）、雅典娜（智慧女神）及维纳斯（爱与美之神，直

到今天，她仍然是男性心目中最理想化的女人典型）3位女神的争执，由于特洛伊王子将金苹果判给了维纳斯，于是厄里斯、赫拉和雅典娜便成了10年特洛伊战争的罪魁。这其实是一个由男性编造的充满性别歧视的神话，是代表父权制观念的美丽谎言。新女性文丛取名“金苹果”旨在反其道而行之，使其成为女性反抗世俗，蔑视陈规，拒绝旧传统的一个象征。

希望这套书能给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带来爱与美，更带来平和与智慧。

1995年圣诞节



金苹果散文系列

新生代 新女性 新作品

元元

1969年7月21日生于北京。

1992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1994年调入北京电视台，任《北京您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现任《北京您早》“点点工作室”栏目制片人。

责任编辑：仲 江

装帧设计：范贻光

目 录

我是一个有准备的人	1
20 岁进行时	10
太阳、小鸟、花和我	14
我这个犟种	21
期待我长大	26
匆匆之间	29
我的大海 你的荒原	36
一地月光	44
我是你爱人	51
头发的故事	58
好大的雨	61
213! 216!	70

为什么流浪	74
生日	79
冬天	86
低烧	92
再见，我的花儿！	97
嗷嗷息怒	102
曾在东湖	108
天堂在出汗	115
疲惫的安冬尼	121
大老板	128
急呼 10333	135
老鹰爸爸	143

我是一个有准备的人

题记：人们常说，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而我确实是在时刻准备着。

—

我叫元元，很多人为自己没有一个好名字而遗憾，而我却非常热爱父母赐予我的这两个字，它叫起来亲切上口，写起来简单并且帅气。而且还含义颇深。元：是为首的，第一的意思。父母之所以为我取名元元，而不是“第一”或者“冠军”，那是出于一种中国文化人特有的含蓄与婉转，但从中并不难窥视他们对我寄予的深切厚望。当我在首届全国电视节目主持人选拔赛中奉起第一名的奖杯时，我觉得我圆了父母的一个梦，还了一个愿。

在我降生的那一天发出第一声啼哭的时候，

大夫惊喜地说，这孩子的舌根儿下面有道深深的沟，这样的孩子口齿特别清晰伶俐，几万人（亦或几十万人）中才会有一个。大夫的话果然不假，后来的某一天8个月大的我把玩具扔在地上，口中忽然念念有词，说：“怎么掉啦？”把当时在场的母亲和一位邻居吓了一跳。这种对语言信号特殊的敏感和颖悟，使童年的我像“小人精”一样讨人喜欢：3岁会维妙维肖地唱阿庆嫂、李铁梅；6岁会用4种语言唱“我爱北京天安门”；9岁就能写篇作文拿到报上去发表……乃至后来的我又学外语又写文章直到拿起话筒在摄像机前面叽哩呱啦的时候，我总想到25年前发生的那个“掉啦”的故事，无论如何对未来都是一种昭示。

二

如果拿一种动物作比喻，我觉得我比较像猫。猫喜欢安静和清洁，比较内在也比较高傲。它不太会来事儿，不会殷勤得像狗一样摇头摆尾热情洋溢。猫爱洗脸爱舔爪，屙了尿也要用土盖上，格外地爱面子重仪表——这些全像。猫的生存态度具有极端的两重性：当环境优越的时候，它嘴馋、懒惰、在暖和的地方没完没了地睡大觉；而一旦失去了家，沦为一只野猫，它的生命力却是

那样旺盛，谋生觅食的本领强得惊人。我特别欣赏猫捉老鼠时那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执着和耐力，它可以在洞口一动不动目不转睛趴上四五个小时，执拗得可爱。在我的性格中有很多类似的东西，属于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犟种。因为我心里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渴望，比如说我从少女时代起就近乎于偏执地热爱红色、热爱太阳、热爱向日葵，那都是些旺盛的，能给我温暖给我力量的东西，我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但它确实时刻支撑我鼓舞我加倍努力地做每一件事。感受着它们我浑身都有劲儿。

我貌似温文尔雅，但熟悉我的人却说我身上有股侠女般的豪气，喜欢讲求公正、扶弱济贫什么的。我不喜欢絮叨琐碎，话不多，但一说话总忘了拐弯，对别人诚实的要求也近乎苛刻，不论是平日的服装还是做主持人的风格，我都喜欢简洁明快干脆利索，我痛恨客套、虚伪、做作和发嗲。在某些方面我还笨拙得出奇：我永远学不会骑车，永远学不会打麻将，永远蒸不熟一锅米饭，永远留不住长发，永远不知道这个月挣了多少钱又花了多少钱，在干上电视这一行以前，我还始终记不清那位大明星是叫“波姬小丝”还是“波斯小鸡”？——虽然很可笑，但我认为这是我的特色，我甚至为此自豪过，我觉得这叫“大气”。

三

想想从小到大，在我参加过的种种比赛中，拿“第一名”这并不是第一次，但唯有这次，是一种由衷的喜悦从心底里涌出来，让我溢于言表。一是由于这次大赛强手如林，竞争激烈。二是由于它与我所选择的终身职业密切相关，可以说，是我确立了人生定位后迎接的第一次挑战，是我事业上新的、成功的起点。在奋斗的道路上我又把握住了一次机会，人们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而我，确实是在时刻准备着。

我很庆幸能够生在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时代。就在大学学业即将结束、同学们忙于自谋职业的时候，未来对于我来说仍然是一个谜，我不知道究竟哪一种职业最终会成为我的归宿，或者说最适合我，面对多元化的五彩斑斓的大世界，我体会着来自八方的诱惑，什么都想试试。在大学里我学的是德语专业，我的口语成绩在班里是数一数二的，并且那时已经是一边读书一边尝试当导游、翻译的乐趣了。毕业以后，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做了一段极短暂的翻译工作。后来完全是出于好奇，便到了一家与香港

合作的珠宝公司做起了公关销售。我进入角色是迅速的。在那一年的时间里，尽管那些流光异彩的珠宝翠钻同样勾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尽管我的销售效益常常在公司最为可观，但生意圈毕竟不是我的久留之地。从9岁那年无意中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开始，我就不断地把作文投向各种报纸和刊物，从小学到中学，我的那些假期多是在写字中度过的，不过命中率也很高。1981年和1982年，在每年一次的“国际青少年书信写作比赛”中我连续两次获得国内第一名。《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中国少年报》、《中学生》杂志都刊登过我那时的作文，并为此被收入了《中华少儿名人词典》。升入大学以后，我才真正开始了文学创作，我主要是写散文，就是被一些文学评论家命名为“新生代”的那一种，间或也写一些小说和翻译些作品。大学4年我在《当代》、《芙蓉》、《北京文学》、《青年文学》、《中华散文》、《萌芽》等多种刊物上发表作品10万余字，并被10几种散文选集收编。我曾经最大的梦想，是出一本自己的散文集，并已同出版社谈好，如果不是我后来又忽然移情别恋干起了电视的话，这本书也该摆在书店里了。

很多人为我遗憾，他们对我现在做出的职业选择不以为然，他们说：“唉，可惜了，学外语

085877

的，应该出国。”我曾有过出国的念头，但一闪即逝。尽管我是学德语的，但我是典型的东方人，巨大的文化差异使我不可能和那个社会做到息息相通的融和，每天吃甜食，讲洋文，看似懂非懂的电视，读似懂非懂的报纸，甚至嫁一个似懂非懂的洋丈夫，那种日子是不可想象的。也有人因为我放弃了收入颇丰的珠宝生意而遗憾，不过更多的人在读过我的作品之后，还是认为我真该当个“写字儿”的人。文学评论家楼肇明先生在一次散文学会上曾推举两男两女作为新生代散文作家的代表，男作家是苇岸和钟鸣，女作家就是我和胡晓梦。他在评论了我的作品之后补充了两句这样的话：“那孩子去了电视台以后不怎么写了，很是可惜。”其实，我写的那些东西多是我的亲身经历和亲身感受，我不大会编故事，不会编故事的我一辈子也当不成作家，而当不成作家的我一辈子也摆脱不了写作。我之所以说自己是个有准备的人，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在诸多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尝试，实际上都是在为今天的选择做铺垫、打基础。正因为有过这么丰富的修炼，在面对镜头，拿起话筒的时候才能充满自信。我庆幸经过一段飘荡，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理想的位置和归宿，能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

四

来北京电视台已有一年的时间了，其间我曾与文艺部合作了一部 20 集的系列片《都市风家居美化大转圈》。这个片子特别受欢迎，直到今天还一遍遍地重播，我不但在片中提任了主持人，还参与了策划、独立完成了撰稿，就连片头的歌词都是我写的，片子的导演李兰曾感慨道：“有你这样的主持人，导演太省心了。”到《北京您早》栏目以后，我所负责的是一种社会新闻的现场报道，没有人给你导演也来不及写稿，那真是全凭自己了。我每天拿着个话筒在北京城里东奔西走，有很多突发事件，只要机器一开，你就得拿起话筒面对观众讲明来龙去脉评述是是非非，难度也很大。难怪有人和我开玩笑说：“你像个数来宝的，看见什么说什么，还总有词儿。”曾经有一位女士在街上看到我，对我说：“我和爱人都特别喜欢你的报道，你讲话的时候心里有底让人放心，话是像水一样流出来的。”其实在电视事业已高度发达的今天，需要的正是这种编采播合一的主持人，在《北京您早》艰苦而有趣的磨炼中，我渐渐走向了成熟。

经过各省市长达 4 个多月一轮轮的选拔，10 月 23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 20 名选手参加了中央